

吾三知己

鑑古軒藏書畫

梁鑑澄

一九八零年是我第一次應中國科學院之北京天文台邀請到中國訪問。當時我感到可能以後再沒有機會，認為這次機會難得，我們就一家同往。我同時表示想訪問其他五個天文學單位，很幸運地得到科學院批准。南京市內的南京大學及紫金山天文臺是其中的訪問重點。就在南京博物院我結識了人物國畫家李山。次年邀請他到我的美國州立內布拉斯加大學訪問，並在大學之美術館開畫展，這是李山第一次出國。那時他只能說幾句英文，他很不介意地便住在我們家裡三個月，太陽房便成為他的工作室了！我們經常討論中西美術。李山為我寫了幾封介紹信給在中國之中青年畫家。在二十多年中我因此結識了不少中國朋友。多年來我最密切的知己朋友是：盧沉（一九三五至二零零三）、周思聰（一九三九至一九九六）及石虎（一九四二年生）。一九八一年是我第一次在北京拜訪盧沉、周思聰夫婦的。八十年代中國市場還沒有外國出版之藝術書籍，內地畫冊和照片水平還未上軌。所以每到國內都帶重重的畫書送朋友，經常有機會在他們家裡聊天，談中外藝術。一九九一年他們兩夫婦應邀到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作訪問教授及舉辦畫展。這時盧沉可以說少許英語，他們分別與學生研討中國水墨畫及當場作畫示範，我則成為他們的翻譯者。他們住在我們家裡兩個月，本來打算訪問完後我們三人一同到泰國旅行，很可惜思聰的內風濕已開始嚴重起來了，結果他們兩人便取消計劃趕回北京。當他們來到林肯市時發現我家有不少藏書，不過很驚奇的是他卻找不到一本天文或科學書籍！所有藏書都是有關藝術與文物的！我家裡有不少中國古董、國畫以及部落文化藝術等等。於是盧沉為我取了一個別名，叫「不務正業」之學者也！這個別名至今仍在中國畫家朋友中甚為流行。家裏的太陽房便成為他們創作室了。他們在北京時，學生很多，經常上門求教，所以能找到安靜的創作時間是很罕見的。林肯市是一個相當安靜而安全的美洲小城市，在這個優良環境下他們創作了不少美好的作品。好幾年前周思聰送我一本冊頁。一般來說國畫家都不喜歡畫冊頁的，因為畫冊頁與畫在紙上有很大分別。國畫創作中有「廢紙三千」之說，不過在冊頁上卻不可以畫錯的。有一天很幸運地我說服了盧沉，畫一本像思聰一樣的冊頁。結果他費了兩天多的時間將這本冊頁完成。近年他們的子女證實這是他們父親一生所作的唯一冊頁形式的作品！這畫展中一幅周思聰之小畫作後面，她便記錄了她在林肯市時的感想。我第一次拜訪石虎時是一九八一年，這時他們之家就在北京的先曉胡同，一所離煤廠很近的土房子。他剛剛從非洲訪問回國，從此以後我們常常在北京見面，在他作畫時我們討論藝術和互相取笑，取別名，「吹牛」等等。我的內布拉斯加大學邀請他於一九八九年在星加坡舉辦畫展後來美國訪問。很可惜當年之「六四」事件影響，結果他訪美之計劃不能實現！之後我們在幾年間便失去了聯絡，

• 吾三知己 •

謹定於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日（星期四）

下午六時假本館舉行

吾三知己

盧沉、周思聰及石虎繪畫

展覽開幕禮

恭請

李景勳先生

鍾景輝博士（培正忠社）

盧悅先生

王秀章先生（誠豐美術館館長）

梁鑑澄博士（培正忠社）及

梁如女士

聯合主禮

敬候 光臨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敬邀

展覽日期由 2011 年 1 月 20 日至 2011 年 3 月 15 日

直到一九九二年我們在澳門重見，展出的一幅大型畫《歡迎圖》就是為我們相見而作的。石虎多年後便將他的工作室遷到珠海，在這個期間，他除了作畫之外也放了不少時間在藝術理論上。我們時常談到宇宙、多元空間等等問題，結果幫助他寫成了著名的《神覺篇》。在這展覽中的《三種書法》手卷內便提及這事情。最近幾年石虎回到北京了。我從七十年代已收藏中國瓷器，所以對江西景德鎮是非常有興趣的。石虎在珠海時他有興趣在瓷器作畫，我們便到這個瓷都畫了好幾天瓷畫，這時我們只用青花釉和釉裡紅釉。在這幾天中，我們便知道釉裡紅的難度了。

我希望借這個展覽的機會，讓朋友們能看到一些在國內從來沒有展出過的作品。很可惜我三個知己中二位已不在這個世界了！現在我只能從他們美好的作品中感到他們的神靈，畫存靈在也！但願：虎兄能長久，歲月常創新。

我很感謝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總監楊春棠先生，安排這個「吾三知己」書畫展作為香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校慶的一個展覽活動。

二零一一年於鑑古軒

從一小角看母校三十五年的轉變

2010年12月18日，返回母校參加離校三十五年的珊瑚禧加冕，所見的培正小學和中學的校舍群，不斷壯大。從前的童軍山，也變成一所三層高的會所Block J座，有茶餐廳和健身室，之前，12月10日，要多謝葉校長親身帶領，由Block F座，杉樹徑開始，站在六樓，遙望杉樹的頂部，一陣陣的杉木香氣溢出，石屎森林，有這樣的景緻，簡直震撼。沿樓梯下踏，經過有先進設施的音樂歌劇室、新體育館、視覺電腦培訓中心、展覽館、校史室、中學禮堂、分佈在Block F and Block H，穿出兩座大樓，再遊遍新開發的茶花徑，共種了二百多種熱帶雨林效果，是葉校長從雲南省採購回來，再往前闖，是花果徑下望小學泳池，步行回中學部，經過杜鵑徑，校長很巧妙利用斜坡，加了網，讓學弟妹們練習田技，校長說，學界運動會田賽成績突進。行倦了，校長請我在培記茶餐廳飲「鴛鴦」，香港飲食文化特式遺產，遙望大操場，操場比從前小了，要跑三個圈才等於400公尺，但紅、藍、綠顏色的組合，令人醒神，學弟、妹們可以分開不同區，進行各類球賽活動和徑賽。坐下來享用飲料，葉校長同我分享他的行政成功秘訣，因是葉校長版權所有，不能表了，但葉校長的視野和胸襟，給大家一個肯定。用過飲料，雙腳又回氣了，再行園林徑，從前宗教館和圖書館下面的廁所位置，石景最有特色，石頭都是童軍山開拓時鑿出來，本來被判頭抬去賣，幸好葉校長每天巡地盤發現了。葉校長讀的是物理，今天竟成了園林和茶花的專家，返回他在Block E座的校長室，經過一條蕨園徑，這個我完全不懂，總之根部特別發達，回到校長室也五時多了，他還要工作，剛才的散步45分鐘，身體的靜能量又再提升。

我們的學弟妹們真幸福，培正展覽館內正展示他們上海世博一行，進行環保研究，對環保概念的解說，老師們在後面的工作，出力不少。攝影世博村的相展也令人神往，校史室也是必須參觀的地方，有崔琦學長的Nobel Prize，王祖詒訓導主任的玻璃監，又是培正特色，另一個大家要注意，

是校史室的Slide Door，關起來是舊校操場景，一打開，因位處Block F, 4/F，看到新操場全景，最佳的觀景台，葉校長1993年回母校，2003年升為正校長，今日，中一有6班，但中六、中七只各剩3班，信、望、愛。我們當年，中一有10班，信、望、愛、光、善、正、真、誠、忠、毅，已成絕唱。但中五剩6班，中六4班，我讀過統計學，但也不算出誰比較幸福，誰比較慘烈。因從前我們有留級機制，沒有統計過，憑觀察，做了三十五年人，培正同學在社會上的成就，尤其是商業，留過班的，尤見突出，在學術上的成就也不凡，未留過班的，大多在學術領域上有建樹，多成專業人士，碩士、博士，但在商場上，長袖善舞，為數不多，有留班經驗的是否E. Q. 特別出眾。

我們廿五年銀禧的大禮堂，不久在原址重建成樓高十五層的培正教育大樓，設有地庫停車場，大樓地下至六樓為小學所用，七樓及天台為隔火層，八樓至十五樓為培正專業書院使用，今日也有平頂儀式，小弟也曾在地盤工作過，處處沙塵滾滾，又噪音，學弟妹們一定不好受，同學總會辦公室也在隔壁，總算完結了，中國人諺語：「塵埃落定」，身為悉尼同學會的代表，也希望培正將來的發展，能按部就班，循序漸進，收支平衡，一百廿年的根基是打好了，前人種樹後人涼，一百三十年的慶祝是何光景？博社的銀禧加冕，也算大手筆，一百萬給葉校長，買音樂器材，培正人材輩出，我們昕社經歷，1967，暴動，1972年，石油危機，恒指大跌，1976年唐山大地震，鄧小平復出，1984年中英談判，1987年股災，1989年六四，1990年代的移民潮，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1年911事件，2003年沙士和2008年的次按迷債，不少社友傷痕累累，有危便有機，笑看人生。

以下一則笑語作終結，女士們請注意，10-20歲風趣可人，20-30歲風姿綽約，30-40歲風花雪月，40-50歲風華絕代，50-60歲風韻猶存，60-70歲風濕骨痛，70-80歲瘋瘋癲癲，80-90歲風燭殘年，90-100歲風光大葬。男士亦然。

悉尼培正同學會 徐兆敏會長上（1975昕社）

別時容易見時難

世界周刊 — 時代故事

陳鈺成 2010年5月30日

1949年，國共戰火，自徐蚌會戰一役，情況急轉直下，中共摧枯拉朽，斬將奪旗，追奔逐北，勢如破竹。一年之內，席捲大陸。有美式裝備的國軍，棄甲曳兵一敗塗地，詳細情形一言難盡。

到最後大撤退時，路過廣東省中山縣的石岐市，出海往萬山群島，再轉進海南島。此時，除台灣以外，海南島與大陸相隔著瓊州海峽。

國軍仍有著海空軍的優勢，徵用了大量船隻，一字排開，陳列在岐江兩岸。秩序仍井井有條，還穿著軍服，沒有強搶強買。我好奇貪看軍隊，遲了回家，得到祖父和父親一輪痛罵。

土共入城 破衣衫

國軍撤退得快，解放軍來得慢。由盤駐在五桂山有年的土共部隊負責入城，五桂山地近孫中山先生的故鄉翠亨鄉附近，當年國軍忙於內戰沒有進剿，非不能也，實不為也。我正在市立中學就讀，跟學校師生前往岐關公路迎接。

日在正中，望眼欲穿，共軍終於慢慢地走來了，一隊隊便裝部隊各



與同班同學，筆者為二排中間者。

自抬著武器、鋪蓋和衣物，聽說來不及造制服，臨時在澳門訂做了一大批軍帽戴上以壯行色。到達市區後，前往「仁山」大廣場集合，再由首長訓話，才各自散隊。我因緣際會，拍下一些相片，現在回看，不禁思潮起伏，有如「一石擊起千層浪」。隨後家人全體遷往澳門居住。我為了讀完下學期，和祖母兩人仍然留下，到學期結束之後才離開。在石岐讀到初中才學英文，離開大陸時腦子裡面全部的英文資產，只有26個字母。單字認識，數量少得可憐。用這樣有限的本錢，到澳門後為轉校投考吃盡苦頭！

石岐陷落 釀巨變

曇花一現，國幣破產。連綿不斷的內戰，受害的永遠是老百姓。廣東省中山縣的石岐市，偏安中國的南端，有地近香港和澳門之便，早已使用港幣多時，不受影響，直到中共執政後才開始認識人民幣。

開學了，學生人數銳減，我們初二原有六班，一下只剩三班，其他情形可想而知。校歌再不復唱，因為裡面有一句「三民遺教志專從」，政治課多了，更要學解放歌。每到星期一，集中全校師生前往市內一間叫「模範」戲院中，請當地領導訓話，謂之「上大課」。要放下書包，走到街頭到群眾中去，參加反帝示威遊行，高呼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此時，蘇聯才是「老大哥」，大英帝國外交有句座右銘，「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道盡了國與國交的原則，今天看來實在是至理名言。什麼「中X友誼，萬古長存」，亦不過自欺欺人而已。

到學期將近結束，學生操行評分，不用往年的甲、乙、丙、丁四等，改為優、良、中、可、差五等。以「搞通思想，功課好」為主。先由學生自我提出，由全班同學開會討論，才作最後的等級，再沒有由班主任來決定的事了，大有「沁園春」那句「數風流人物，且看今朝」的氣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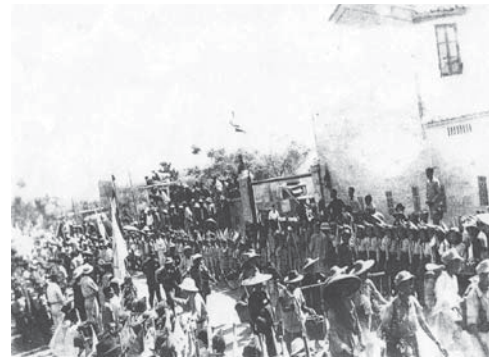
農民翻身 退租息

外祖父鄭群先生，原居美國，曾參加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1982年，我經過翠亨鄉國父故居時，在大廳的牆壁上，仍掛著他們的相片）。退休後回石岐居住，有田收租，不愁生活，甚至在日治時代生活仍舊一樣。他不聽家父的勸告，到最後的一刻，沒有前往澳門。過早的樂觀，可惜不夠成熟，直到有一天，往年為他種過田的農民找上門來，聲勢洶洶，翻臉不認人，要退回歷年的田租另加利息。惡夢才告開始，但悔之晚矣。有一天，我放學後到外祖父家，看到門外聚集著幾十個農民，其中還有人荷槍實彈。我一時不敢進入，直到他們走以後才敢進去。原來他們要找我的母親，當年外祖父曾贈她田地，收租多年，現在農民「翻身」了，要退租另加利息。幸好我沒有進入，否則結果將不堪設想矣！

龍應台女士在其著作「大江大海1949」所云：「任何所謂一秒鐘的決定，如果是在亂世的話，那就是一輩子，不可能回頭」。真是句句金



岐關公路迎接共軍入城的學生和群眾



岐關公路迎接共軍入城的學生和群眾

玉，落地有聲！

離開石岐，別時容易見時難，要32年後才能再見。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不久學期終告結束，當時中共百廢待興，還未及限制人民出入。

逃離鐵幕 出生天

1950年的夏天，我離開石岐到達澳門之後不久，鐵幕終於落下，人民再不可以自由出入，亦幸好我及時離開。以祖父曾為國府工作，父親做律師，母親是地主，與中共日後提倡的「根正苗紅」，其相差豈可以道里計。我這種「成分」，結果如何？已有答案。

1982年中國終於開放，我與妻子由美國到廣州後，請專車前往石岐一行，再由澳門到香港才返美國。珠江三角洲，河渠縱橫，橋樑仍未恢復，道路不能暢通，全賴渡輪的接駁。雖無「問征夫以前路」，卻難免「恨晨光之熹微」。黃濁色的岐江水，依舊靜靜地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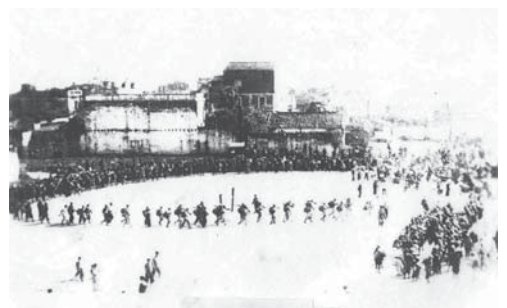
終於下午在賓館的門口，與分別了32年的二外祖母、姑媽和其他表弟兄相見，真難為他們從一大清早就等著。不禁悲喜交集，雖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得悉外祖父、大外祖母和姑丈已先後朝見馬克思多年矣！當年我家的舊居，早成了人民政府辦公之所，門口有衛兵站崗閒人免進。真是物換星移，人事全非！與姑媽暢談之餘，再請問及她的近況？她笑著回說：「現在好得多了，什麼都可以在市場上買到了。」她好像已經忘記多年以前大陸鬧飢荒，我們在香港除了匯錢之外，更要郵寄食油、奶粉、生活用品，以新毛巾包裹，上寫地址，每次只限寄兩磅，不得多寄。如果有人返鄉，抬抬擔擔不在話下，帶回去的全是食物和舊衣服。當年痛苦的生活，變成了不堪回首的殘夢。毛澤東是搞陰謀整人的高手，可惜在民生經濟上，卻不免黔驢技窮！多年之後有人說：「吃得飽，就是人權」。拆開看來是別有用心。

開席吃飯的時候，我問他們：「要飲些什麼」？無不眾口一辭地說：「要可口可樂」！



「仁山」大廣場集合，再由首長訓話



中共部隊各自抬着武器，鋪蓋和衣物